

# 麦秸有话说

□晚报记者 郭坤 文/图

我叫麦秸，在穷尽一生供养出头顶上沉甸甸的麦穗后，即将死去。

趁着灵台尚存一丝清明，我想说，请为我寻得一个合适的寂灭方式。

我愿意焚身碎骨重归于田，愿意化身草浆制成纸张，愿意成为饲料喂养牲口……甚至，我还愿意像先辈被送进灶膛一样，被送进热电厂焚烧，这样我还可以产生光和热继续服务社会。

唯不愿，我被弃若敝屣，就地焚烧，炙烤大地，蒙污晴空，一世英名尽毁于此。

其实我也知道，很多人并不愿意我被挫骨扬灰，尤其是我经常见到的那些乡村干部，他们迫于各方压力，这个时候都在田间地头千方百计地防止我被焚烧；我还知道，很多人并不愿意将我付之一炬，尤其是辛勤抚育我的普通农民，但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选择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。

没有人愿意我被就地焚烧。谁能帮乡村干部缓解压力，谁能帮普通农民解决无奈，为我寻得一个合适的寂灭方式。



秸秆禁烧指挥部

6月8日上午，商水农杨十四分厂秸秆禁烧指挥部，一个名叫李建业的年轻人睡眼惺忪、面无表情地坐在简单搭就的指挥部帐篷里，默默注视着生我养我的麦地。

帐篷里有床、有水、有灭火器，我知道，他从6月1日开始就和他的5个小伙伴24小时轮流看护着我。这个刚满30岁，上班没几年的年轻人每年这个时候的任务只有一个——防止我被焚烧。

其实他应该庆幸，庆幸他看护的是生长在高标准粮田的我，因为高标准粮田的要求，装置有粉碎机的联合收割机在收割的同时，也把我的身体粉碎，重归于田。粉身碎骨的我不影响夏种，所以没有人再去刻意将我焚烧。李建业和他的小伙伴们防范人为焚烧的压力大大减轻。

但他也要更小心，未熄灭的一个小烟头、铁家伙擦出的一个小火花……这些意外一旦点燃生长在连成片的高标准粮田里的我，并且未及时遏制，必将形成燎原之势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损失无法估计。在我没有被全部粉碎重归于田之前，李建业和他的小伙伴们谁都轻松不了。

千防万防，意外最难防，滑县、太康、淮阳、扶沟等地因意外被焚烧的我，时刻在给李建业们敲着警钟。

就目前条件而言，防止意外最好的办法还是人海监控战术。你看，不光是在商水农杨，周边舒庄乡、汤庄乡，我的身边都有带着红袖章的乡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看护着。我相信，不仅仅是这些地方，这段时间，但凡有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旁边一定会有防火的乡村干部。

